

梁上泉诗选

LIANGSHANGQUANSHIXUAN



高原牧笛
黄河，你告诉我
月亮里的声音
从北京唱到边疆
致伽倻琴手
北极光

四川文艺
出版社

诗选

诗选

诗选

诗选

诗选

诗选

诗选



梁上泉诗选

LIANGSHANGQUANSHIXUAN

1993

成都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张新泉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版面设计:李军

责任校对:程于等

书名 梁上泉诗选 (硬精) 定价 8.50 元

作者 梁上泉 ISBN7-5411-0915-0/I·845

1993年4月 第一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数 1—1,000 册

印张 11.125 插页 7 字数 250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女神

女神

诗神

未以报

厚爱

钟情生活

钟情人民

钟情时代

才微笑着向你走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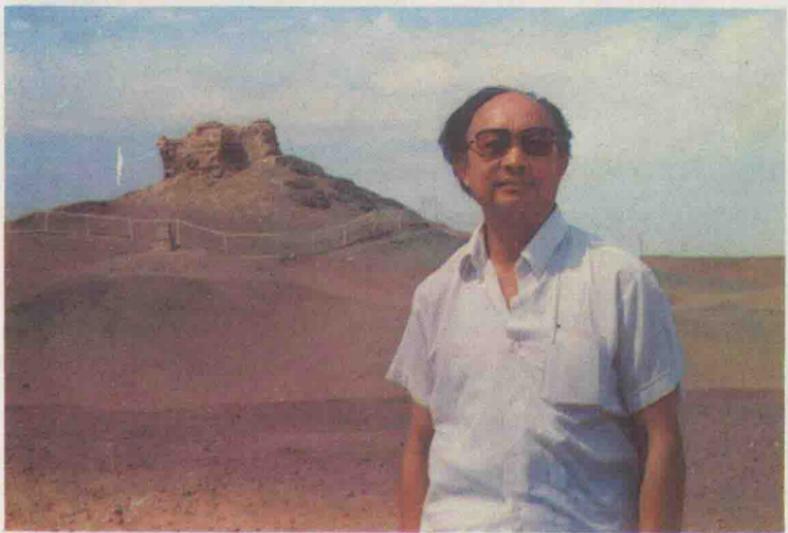
梁实秋著



作者近照



一九四七年夏达县留影，时年十六岁。



一九八八年八月摄于阳关



一九八六年底作者和夫人、孩子在一起



作者在全国人代会上同凉山彝族代表在一起



作者的部分著作

自序

我原名梁上全，进初中时，开始喜爱文艺，给壁报写稿，就改为梁上泉了。因我父亲是个会多种手艺的农民工匠，识字不多，却想让我这个长子将来出人头地，当个“人王”。人王者，全也。故以此名之。我生来没那个命，也没那样的奢望，就暗改原意：“宁喝白水，不当人王！”白水者，泉也。便将“全”改为“泉”，且沿用至今。

其实，以白水来评量我的诗，大致名实相符。它平淡，平常，明白，无味。由于源出山间梁上，总那么细细地淌着，长长地流着，正如我那首题名《山泉》的诗所自期的：“在山泉水清/出山泉水洁/细流入大江/大江喷白雪。”我自己想入大江，但自知成不了大江，只想溅起朵朵浪花，激起阵阵涛声而已。

1931年6月28日，也就是农历5月13日，我出生在四川达县北山乡的一个农家。地处大巴山腹地，是个出门就爬坡的地方。祖父除做瓦编篾而外，是个迷于打猎钓鱼的人；祖母极勤劳，同我父母在自己不多的田地里终日劳作，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。1932年底，当红四

.....自序

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到川陕边区后,由于我家紧靠革命根据地的中心,两三年的红色风暴把我一位叔爷和堂叔卷进了红军队伍,以后都牺牲了。我有一姐一妹,都从未上过一天学,四个弟弟,解放后念完初中,都在家里当农民。我八岁才被送进一所私塾,读了两年“四书”便转读小学,当我到120里远的县城考上初中时,家人觉得我像考得个秀才似的,不惜借来钱粮让我深造。那时学校有一些水平较高的流亡教师,他们操着各省的口音讲课,我也从各方面感受到他们沧桑流离的苦痛,使我这个从小只见过日本飞机在天空飞来飞去的孩子,开始懂得出生那年的“九·一八”的炮声和红军北上抗日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当我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,我也同样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。我的国文老师是川北小有名气的诗人,他课余专给几名作文成绩好的学生讲授古典诗词和写作知识,还常给一些进步书刊供我们阅读,后又介绍我们与地下党外围组织燎原学术研究社的成员接触,并一起创办了《三友》、《秋星》等壁报,但都先后被查禁了。记得登在上面的《纺织娘》、《猎情》、《秋雨杂感》等六首习作,1948年底曾被上海一家杂志刊载,这便是我第一次印成铅字发表的作品了。解放后我仍结社出刊《新星》,直到我1950年底参加人民解放军为止。

我是在高中即将毕业时瞒着家人参军入伍的,这在我一生中是个很大的转折。军旅七年,我以文工团创作员的身份大部分时间深入到高原、边防部队、西南少数民族村寨和生养我的故乡。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喧腾的高原》、《云南的云》、《开花的国土》等诗集,就是

自序

这段时间的主要著作；1957年底转业到地方歌舞剧团任编剧，除了根据自己的长篇叙事诗《红云崖》改编成歌剧在全国各地上演外，从未间断过写诗，相继出版了《寄在巴山蜀水间》、《大巴山月》、《长河日夜流》等诗集；1963年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由严辰作序的诗选《山泉集》。1965年9月我随工程部队援越抗美一年有余。“文革”初被逮捕入狱，因无纸笔，只有暗作旧体诗词，其中有首名为《春》的绝句，曾在“囚徒”中流传：“春雷春雨伴春风，催得桃花树树红，徒有春光无限好，赏春人在铁牢中！”坐牢时间不长就平反了，却逼我思考许多问题。七十年代初逐步恢复创作活动，直到1982年调入重庆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到现在，一有机会，我依然常到老、少、边、贫地区生活走访，北到内蒙古大兴安岭，南到西沙群岛，东到长山舟山，西到帕米尔高原，先后出版了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、《高原，花的海》、《多姿多彩多情》、《爱情·人情·风情》等诗集，并与人合作了《神奇的绿宝石》、《远方的星》、《媚态观音》等影视文学剧本和现代童话歌舞剧《熊猫咪咪》；还写了《巫山情歌》、《我的祖国妈妈》、《峨眉酒家》、《小白杨》等大量歌词，有的已在全军推广，有的已选入高等院校音乐教材；近几年来还陆续写了不少散文和散文诗，也将结集。

回顾40年来留下的足印，虽在不断前移，步子却迈得并不坚实，路子也不宽广。我认为，诗的路应该是广阔的。只要这条路能通到人民的心灵，并引起共鸣，就可以走下去。但各种路的路基，总是离不开祖国的土壤，民族的土壤，生活的土壤，就是“空中桥梁”，不是也要陆地作

.....自序

依托吗？

至于诗的风格，则应多种多样，各具特色。美丽的花，都是以自己特有的色彩开放的，因此，才各有各的风韵，我就爱看这样的百花争春。会唱的鸟，都是以自己特有的歌喉鸣叫的，因此，才各有各的声音，我就爱听这样的百鸟齐鸣。

自古以来，有说“诗言志”，有说“诗缘情”，我看诗贵情志结合，情理交融。有理无情，则易成冷静的说教；有情无理，则易成发烧时的呓语。

概言之，在诗艺上我主张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沃土，尽量吸取古典诗词、民间歌谣和外国优秀诗歌的养分，力求开出具有民族特色和现代意识的诗花。真，情，深，新，精，音，这“六字真言”是我的总追求。追求到死，也许都写不出几首如意的好诗来，我想诗神是不会怪罪痴迷者的！

我虽出版过 20 部诗集，值得留下来的并不太多。这部自选集选的多是抒情短诗，从解放后到 1991 年底为止。把它分为七辑，每辑按写作时序排列，便于读者寻找我学步的轨迹。现将老诗人严辰过去写的《彩色的河流》一文作为代序，野谷年前写的《钟情生活，钟情时代》一文代作后记，我就不想再谈什么了，还是让作品本身来说话吧！

1992年4月1日改成于北京

彩色的河流(代序)

——梁上泉诗选《山泉集》序

严辰

百里山谷，百里河水，
百里绿竹，百里红梅，
百里蜜桃百里桔，
一层更比一层美。

——《彩色的河流》

读完梁上泉同志的诗选《山泉集》，掩卷沉思，有许多感触。我好像刚从彩色的河流上走过，两岸繁花如锦，叶影婆娑，五彩缤纷，目不暇接。是喜悦，是兴奋，但似乎还远不足以说明我的心情。

上泉同志在不到九年的时间里，已经出版了七个短诗集：《喧腾的高原》、《开花的国土》、《云南的云》、《从北京唱到边疆》、《寄在巴山蜀水间》、《我们追赶太阳》、《大巴山月》和一部长诗《红云崖》。这数量说明了他的诗情焕发，他的勤奋和毅力。

他有很多诗是歌唱我们的党和祖国的。我们的党，是伟大的党，我们的祖国，是伟大的祖国，对于一个紧扣

现实，而且为党所哺育成长的诗人，怎能不用他的诗篇来加以讴歌。固然，每个诗人从他不同的角度出发，会产生不同的表现方法。有的笔墨淋漓，纵横恣肆，如火如荼，热气蒸腾。有的线条清丽，精巧细致，玲珑剔透，韵味隽永。风格是多种多样的，但只要是鲜花，是真、是善、是美，都是我们需要，都是我们喜爱的。

《山泉集》的作者，似乎较接近于后者。在他诗的彩色的河流里所反映的，是边疆建设的风貌，某些事物的具体变化，对红色乡土的缅怀，对山川草木的吟咏，他通过这些来披露襟怀，抒写胸臆，表现对党和祖国的深情，对新社会的诚挚的爱戴。

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，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修筑起来的康藏公路，多民族的美丽如神话的云南边疆，这种种多么使我们向往呵！我们欣慰能随着作者诗的翅膀，去领略那些边地风情，去重温那些建设者的日日夜夜。我们和牦牛队运送军粮的姑娘，一起在高原上跋涉；我们和为建设者缝补的阿妈一起守尽长夜；我们仿佛听到了每一个藏胞的牛毛帐篷里响起的支前的歌声；我们似乎看到了僻静的傣族村寨的喧闹的夜晚；我们为平平的坝子上的丰收庆贺；我们为把爱情“建筑在路基上面”的工程人员祝福……

让我们先看作者笔下的长城吧：

长城高，
千山小，
塞上白云多，